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明明子論語集解義疏卷十七

清定海胡寅伯寅撰

陽貨第十七

釋文凡二十四章漢石經凡廿六章朱注與石經同注疏本誤并子曰唯上知

章子謂伯魚章皆連合於上故少二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注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

使仕

歸孔子豚

注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也

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

注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也

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作歸今從古豚徒門反塗字當作途音徒儀禮士虞禮疏孟子章句俱引歸作饋論衡知實篇引塗作途筆解時作待

正義曰皇疏陽貨欲使孔子仕已故使人召孔子欲與相見歸猶餉也孔子不與相見又遣人餉孔子豚所以召不來而餉豚者禮得敵已以下餉但於已家拜餉而已勝已以上見餉先既拜於已家明日又往餉者之室也亡無也謂虎不在家時也孔子曉虎見餉之意若往謝必與相見相見於家事或盤桓故伺虎不在家時而往拜拜竟而還與之相逢於路中也聖人所以不計避之者若竟不相見則求召不已但不欲久與相望故造次在塗路也一通云餉豚之時

孔子不在故往謝之孟子滕文篇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矚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答恐其便答拜使人也孔子矚其亡者心不欲見陽貨也毛大可贖言云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此大夫禮也季氏家臣原稱大夫季氏司徒下有大夫二人一曰小宰一曰小司徒此大國命卿之臣之明稱

也故邑宰家臣當時通稱大夫如郈邑大夫郈邑大夫孔子父鄉邑大夫此邑大夫也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臣申豐杜注爲屬大夫公叔文子之臣論語稱爲臣大夫此家大夫也然則陽貨大夫矣全氏謝山云攷禮玉藻有云大夫親賜於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陽虎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矚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

此苦心曲意也周氏柄中曰旣拜受而又拜於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輕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饋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矚亡而來非以敵體之禮而然也趙氏鹿泉曰陽貨援大夫賜士之禮以嘗孔子又矚亡而饋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矚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於不見不幸而遇諸塗不得謂之往見

也孟子曰陽貨先豈得不見爲反言以申之非以貨之饋爲先而夫子之往拜爲見也

孔注云云疏曰云陽貨陽虎也者孟子疏引下有名虎字貨句虎與貨同母字也云欲見孔子使仕也者孟子疏作將使之仕也陳眉公曰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濟其惡一旦爲貨所囚貨必謂此人心所大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出仕此欲見孔子意也以歸爲遺者廣雅釋詁文鄭從古文借作饋孟子疏引下有豚豕之小者句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豨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故孟子
趙注云豚非大牲用熟饋也云塗道也者字又作途
說文正字作涂周禮司險云五涂遂人云遂上有徑
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涂與道路
析言有別混言則通也以遇爲逢者爾雅釋詁文皇
疏以時爲伺者廣雅釋言文又通作司荀子王霸篇
日欲司閒注伺其閒隙富國篇有掎絜伺詐注伺候
其罪也方言伺視也字林伺候也察也故筆解本作
待埤蒼作覲亦作覲皆一聲之轉也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好從事而亟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注孔曰言孔子栖栖好從事而曰

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年老歲月孔子曰諾吾將仕

矣注孔曰以順辭免害也

釋文好呼報反亟去冀反知音智皇本作智寶與邦雙聲事與時疊韻二句蓋成語也

正義曰朱注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

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

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

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
與辨若不喻其意者外注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
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
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皇
疏引郭象曰聖人無心仕與不仕隨世耳陽虎勸仕
理無不諾不能用我則無自用此直道而應者也然
遜免之理亦在其中也毛氏稽求編曰懷寶迷邦兩
問兩答皆陽貨與孔子爲主客則日月逝矣歲不我
與下何以重著孔子曰三字明儒郝京山有云前兩

曰字皆是貨口中語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漢高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耳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且貨求親夫子詞語絮絮而夫子以不絕絕之祇作五字答並不別綴一字覺當日情事

尤爲可念蒙案論衡謂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雖屬形容之過然聖人明哲保身危行言孫其不欲與凶人多言可知矣

孔注云云疏曰以亟爲數者禮少儀亟見曰朝夕注亟數也爾雅釋言婁亟也漢書刑法志注亟屢也皆與數通順辭卽孫言朱子謂據理直答郭象謂直道而應皆不如孔注之確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注孔曰君子慎所習也

後漢書班彪上言三都賦劉逵注引俱無上句也字晉書應詹傳五代史李彥珣論引并無二也字

正義曰皇疏性者人所稟以生也習者生後常所行
習之事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雖復厚薄有殊而同
是稟氣故曰相近范甯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斯相近也習洙泗之教爲君子習
申商之術爲小人斯相遠也蒙案商書戡黎言虞性
周書召誥言節性大雅卷阿言彌性此六經言性之
始夫子於此章惟欲人之慎其習而推本於性之相
近相近者就人論人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禮
運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

氣也故孟子道性善謂聖人與我同類者凡同類者
舉相似相似者相近也同是人故相近惟相近故曰
善若人性有善惡不惟相遠而且大相反何謂相近
哉善惡者相反之名也當時論性多異說周人世碩
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言性有善惡公都子
引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
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厥後荀子言性惡揚雄
言性善惡混班氏人表分九等韓子原性分三品大
約不離乎三說者宋儒以夫子所言爲氣質之性孟

子所言爲義理之性意謂夫子言相近論氣不論理
不明孟子道性善論理不論氣不備是直王充之問
孔刺孟矣抑知孟子之書論語之注疏也夫子言性
莫詳於贊易乾象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
和乃利貞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剛健中正純粹
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夫曰利貞曰中正曰太和
曰純粹則性之爲善可知矣繫辭傳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傳曰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曰仁知曰仁義曰道義曰道德則性之爲善更可知矣且言成性而先曰繼善故人性無不善言正性而又曰通情故情可以爲善夫子何嘗不言理義哉孟子嘗以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目之於色有同美徵心之同然悅理義而曰如使其性與人殊又謂口目耳鼻四肢之於味色聲臭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

性也仁義禮知聖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非不以爲性也是其所謂性卽血氣心知之性故又曰動心忍性曰形色天性而不遽以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爲非是孟子何嘗不言氣質哉夫子以蒸民之詩爲知道而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卽引以證性善之說孔孟之言如合符契也蓋言人之性必本於天道而人性之善必歸於心知陰陽五行天道之實體也血氣心知人性之